

纳兰容若
不辞冰雪为卿热

那迦◎著

不辞冰雪为卿热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
 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辞冰雪为卿热/那迦著. —北京: 同心出版社,
2011. 12

ISBN 978-7-5477-0250-5

I. ①不… II. ①那… III. ①纳兰性德(1654~
1685) —生平事迹②纳兰性德(1654~1685) —词(文学)
—文学欣赏 IV. ①K825.6②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72891号

不辞冰雪为卿热

- 出 版: 同心出版社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-16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邮 编: 100005
发 行: (010) 65255876 (0769) 23058812
总 编 室: (010) 65252135-8043
网 址: www.bjd.com.cn/txcbs/
印 刷: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版 次: 2011年12月第1版
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: 10
字 数: 240千字
定 价: 36.80元
-

同心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爱他明月好，憔悴也相关

（自序）

记得有人说，喜欢纳兰，只因为“容若”这个名字。

一个够简单的理由。大约就像梦枕貊笔下那位安倍晴明所说，“名字就是一种咒”吧，它能标识一个人，也能束缚一个人。不管学者们对“容若”的具体含义作多少解释和猜测，或者追究原本是“顒若”还是“容若”，这些对大部分人来说其实都不太重要。这个看起来从容和雅的名字，的确会在一刹那间，让人联想到它所“束缚”的那个人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“纳兰”或者“容若”，成为了一种符号，一个象征，甚至一些商标。人们在称赞名字优美的同时，也进行着各种似是而非的描述。名字仿佛具有了自己的性格，以及衍生而来的形象，“它们”和小资、女性、忧伤、清官戏等等共生，与本人却渐行渐远。于是，有的人尚未一读，已经喜欢上他；有的人还不及细看，已经讨厌他了。

不管打上标签是否好事，这个结果都不是轻易能改变的。虽然我也和很多人一样，曾经被他的名字吸引，为那些充满玫瑰色的幻想倾倒，不过现在的我更乐于暂时摆脱“纳兰”，或者“容若”，这些带有特定形象的称呼，仅仅去讲述一个名叫成德的词人。

成德，叶赫纳兰氏人，康熙十五年进士，官至一等侍卫。生于顺治十一年，卒于康熙二十四年，终年三十一岁。满族人指名为姓，他一般被称为“成进士”、“成侍中”，或者“成容若”。

成德不但是满清贵胄，而且在他成长到去世的这段时间，也是其

父明珠平步青云，并最终成为康熙朝权相的鼎盛之年。因此，既是入关不久的“异族”，又生于当朝显贵之家，独特的身份使成德在风起云涌的清初词坛颇为显眼。

也许正是受到出身的影响，成德的词一直被指有李后主和晏小山之风，词风清新自然，哀婉动人，早期还较多规摹刻意的痕迹，后期作品更得浑然天成之妙。不过，让词评家觉得可惜的是，英年早逝的成德一生都是个富贵闲人，未经苦难，也不得岁月历练，虽然才情足具却不得沉郁之致，其词置诸历代作品中，意韵清远，却不耐咀嚼，这一点让他在词坛中的地位一直高下不定。

但即使是一般读者，对纳兰词也常常会产生时而狂热，时而疏远的情感，觉得好时，以为忧伤动人，情深感心；不好时，则认为不过是一介贵公子在寻愁觅恨，无病呻吟。就我而言也大致如此，触动我真去理解他的词，却是两个契机。

一是许多年前所读叶嘉莹先生的文章《论纳兰性德词》。在文中她也谈到自己对纳兰词的不同感受，并用了青原惟信禅师的一段禅机来作比：

“老僧三十年前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；及至后来亲见，知识有个悟处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；而今得个休息处，依前见山只是山，见水只是水；大众，这三般见解，是同是别？”

叶先生认为自己对纳兰词体认的三个阶段，正与这境况相类。最初“认为纳兰词之佳处乃在其情感之真切自然，表现之清新流利，所以读起来油然易入，可以当下予人一种直接的感动”。但经过一段时日，随着所阅渐多，又觉得纳兰词“并不耐咀嚼，缺少深远之余味”。直到五十年后，她以温故而知新的心情重新阅读一遍，才发现纳兰词，其实具有“即浅为深”、“即浅为美”的意境与风格，正是“三十年后，见山只是山，见水只是水”。

无论惟信禅师的机锋，或者叶嘉莹先生的体认，对我来说都印象深刻。想着是不是有一天，当我不再追求复杂和深刻，不再追求人力的穷

尽时，也会从这种平直、浅近、白描般的风格中悟到天机和本真呢？

而当我流连于“相约绿水亭”网站，时不时对纳兰词热衷一段的时候，一位好友给我看了张任政先生撰写的《清纳兰容若先生性德年谱》，这位民国年间的老派“兰迷”遂成为了我遇到的第二个契机。

经过近年的研究，张任政的年谱已经被指出了许多缺漏和错误，有时候还能看到一些批评之词。但在民国的乱世之中，张老先生能在生活动荡，资料匮乏的情况下，凭一己之力，寻访故旧，搜觅遗痕，整理出一份较完整的年谱，已殊为不易；更难得的则是，他贯穿于年谱之中，那份对成德出自内心的敬慕。

他在《自序》中说：“余十八九岁时，即好读先生词。今年春始来故都，过先生之里第，复得睹遗著《通志堂集》。每于考览事迹，至待人接物性情诚厚之发露，有不禁泪落焉。自恨生晚，不及为先生执鞭。因欲纂述言行，聊以伸景慕之私。惜乎三百年来，人事迁改，所据拾者，当什不一二。然考其原因，约有数端：一为先生本集及他家集中所记载，类皆无年月可稽，不敢凭抒臆见，致乖事实；故多阙漏……”

“不敢凭抒臆见，至乖事实。”可看出张先生十二分的诚恳和谨慎，“自恨生晚”与“不禁泪落”的真情，直白得令人感动，也让人惊讶。读文也好，读词也好，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在欣赏文字本身，张先生却被这文字感动，由词及人，不惜倾尽己力，诚惶诚恐地为自己尊敬的人立传。而他的这份景慕，只是来自一个字，“真”。

“梁佩兰祭先生文曰：‘黄金如土，惟义是赴。见才必怜，见贤必慕。生平至性，固结于君亲；举以待人，无事不真’，夫梁氏可谓知先生者矣。”

“先生之待人也以真；其所为词，亦正得一真字；此其所以冠一代排余子也。”

“同时之以词名家者：如朱彝尊，陈维崧辈，非皆不工，只是欠一真切耳。”

如果张老先生能够了结他唯一的遗憾，得见成德留下的手笺，想

必更要泪流满面了吧。有时想到此处,会觉得非常可惜。结果多少是在张任政先生的感染下,我也渐渐产生,希望为这个生活在三百年前,看似触手可及,又总是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年轻人“纂述言行”,希望尽我所能去探寻一个客观的存在。

然而等到有机会实际动手时,才发现对于历史来说,“客观”是何其奢侈的东西。不要说留下的文本已是断篇零简,而且毕竟都是文人的作品,虽有种种解读,终不过是某种合理性推测而已。除非作者自注,谁能断言某诗某词中隐含的事实、创作的动机究竟为何?至于成德生活的方方面面:他接触过的各色人物,他经历的动人恋情,他的职司,他的起居……人们能看到的,大多不过是个轮廓,甚至连轮廓也见不到。越是细究,越是扑朔。到头来,不要说“客观”两字,大约仅仅能称为,我所理解的成德吧。

这个成德,的确如张任政先生所言,并不仅仅因为他的词句清丽哀婉,天赋优雅,才流传于世,让人爱不释手;更重要的在于他的纯粹、超然;在于他把这个“真”字贯穿于一生的所思、所为、所作;在于他的文字里,存有一颗真心。这心还是如此纯净,如此澄彻。他的命运来自于此,他的悲喜来自于此,属于他的独一无二的文字也来自于此。即使流光尽逝,即使世事变迁,这一灵魂却无法消散,让那些细细回味,静静思量的人,在最寂寞,最伤感的时候,也伸手可触这一处忧伤的温暖。

如果让我来形容这份尘世中淡淡的依赖,大概只能用一直以来最喜欢的那句吧:

“爱他明月好,憔悴也相关。”

那迦

二〇一一年十月

目录

楔子 弄璋儿 001

“乃生男子，载寝之牀，载衣之裳，载弄之璋”，在古代，每一个男子的出生，都寄寓着父母的无限期望。而他们的成就与自身，与时势又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。出生在大清王朝定鼎之初的成德，既是一位初入中原的“异族”，又堪称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，不过自己也好，父母也好，大约都不会想到他最终将以一位出色词人的身份留名后世。

第一章 乌衣门第 006

在成德的童年时代，他的家族背负着双重身份。父亲是业已失败的酋长世家的后代，母亲是刚刚获罪的皇族宗亲，可以说既高贵又失落。不过在能干的双亲呵护下，成德的童年显得无忧无虑，而且在他成长的过程中，父亲明珠在官场中如鱼得水，平步青云，逐渐走上了实实在在富极贵甚的地位。

第二章 登贤书 014

品学兼优，一定是少年成德的老师们能给他的唯一评语。虽然是满族出身，但在汉文化的世界里，他却像一个标准的优等生，聪明过人，好学不倦，大考小考升学考，无一能将他难倒。在康熙十二年因为寒疾“辍考”之前，成德在学业上一直是无往而不利。

第三章 回廊影 021

在成德孜孜于学业的同时，多情少年情窦初开，青涩的初恋为他的生活带来喜悦，也带来了烦恼。相爱的两个人最终未能相守，只在他最早的那些诗词中留下了许多泪痕。

第四章 上元灯 028

各种节令中，成德描写的最多的大概就是上元了。“相逢若个能相赏，消得金霞照夜珠。”一年之中妇女唯一能够出门游街的夜晚，在当时不亚于情人节，成了幽会的首选之日。而在那鱼龙乱舞的阑珊灯火中，蓦然回首，竟然也能看到成德和他的情人海誓山盟的身影。

第五章 浊世佳公子 035

很多人当年是读了王赓的散文《销魂绝代佳公子》才开始热衷于纳兰的。不过“佳公子”这名号绝不是现代的小资女们凭着想象才加在他头上。风流潇洒、任侠重义的纳兰容若，不但文武双全，而且诗词文赋、琴棋书画，无不精通。无论当时还是在后世，他的风姿都让人无法不充满遐想。

第六章 问学 050

虽然以词成名，但成德学习时的主要精力其实在儒学。在等待下一次殿试的几年间，他跟随老师徐乾学研习经史，在学问上大有长进。同时他在师长、朋友们的帮助下，开始参与编刻大型经解丛书《通志堂经解》。然而与他相关的成果中最为厚重的这套书却因为署名权的问题，成了一桩至今都无法辨明的公案。

第七章 荆江水 065

康熙十二年底开始的三藩之乱，对康熙初年政治、军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经过持续八年的战争才得以平定。在此期间，兵部尚

书明珠作为坚定的主战派,得到康熙的倚重和信任,为他后来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石。而血气方刚的成德,则有意投笔从戎、立功疆场。可惜的是,他的一腔热血并没有找到用武之地。

第八章 林下闺房 075

才子佳人的故事虽然自古流传,真实的却不多。二十岁的成德娶两广总督之女卢氏为妻,成就的偏偏就是这样一桩美满婚姻。男才女貌,两契同心。在成德眼中,她就是再世的谢道韞,更是自己一生最深爱的那个人。

第九章 不信道,遂成知己 081

一句“德也狂生耳”,让人看到成德风花雪月、愁风苦雨的另一面。在朋友面前,他是一个真诚热情、不畏世俗的“狂生”,而与他相交最为莫逆的,当属无锡人顾贞观。虽然他们年龄相差不少,且一个是汉人贫士,一个是满洲贵族,却在康熙十五年,结交成为一生的知己。

第十章 谁整樱桃宴 093

意气风发的成德,在他终于完成殿试、考取了进士之后,达到了一个顶峰,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深渊。在明珠入阁前后的这段关键时期,康熙皇帝不知因为什么原因,将这位新科进士搁置了两年没有委任,而且最终让他担任了属于武职的侍卫。这一结果令周围的人大吃一惊,更让成德深受打击。

第十一章 情在不能醒 104

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”。这是后来非常欣赏成德的王国维在妻子病重之际写下的悲伤词句。无常的人间,无法挽留的幸福。成德和卢氏这对年轻的夫妻,仅仅相守三年,就不得不面对永远的分离。成德万万想不到,生产后的卢氏在病了短短一个月后,

竟然撒手人寰，离他而去。曾经拥有过的短暂美好，在无尽的孤寂和空虚面前，成为了他一生最大的伤痛。

第十二章 风来咏水亭 114

康熙皇帝通过笼络汉族文人，在三藩之乱后，进一步稳定了大清王朝的统治。康熙十七年开征的博学鸿儒科，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举措。成德的诸多好友像朱彝尊、严绳孙等人都被举荐来到京城。虽然考选的过程也不乏暗涌和矛盾，总算还是得到了皆大欢喜的结果。而当世之名士齐集一堂，使得京城文坛大为热闹起来，成德的咏水亭也随之成为了文人聚会的一个重要场所。

第十三章 花间课 126

因为博学鸿儒科，成德终于结识了大词人陈维崧，以他为首的阳羡派当时正领袖词坛。他的另一位好友朱彝尊开创的浙西派此时也呼之欲出。不过成德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派，他和顾贞观以《花间集》为宗，主张“铲削浮艳，纯任性灵”自成一格，他们一起编印的《今词初集》正是这种词学思想的反映。随后，成德的第二本词集《饮水词》也由顾贞观编印问世，成德将它称之为“花间课”。

第十四章 远书 141

无论诗词还是文章，都是作者“用心”所作，与真实的自己仍然有所隔阂。有幸的是，成德还有一卷手简得以存世，从中不但能看到他的真迹，更能看到他的生活，也就成为了解真实的成德最宝贵的资料。而这一切，都得益于和他有结拜之谊的朋友张纯修。正是他出于对朋友的珍视，才悉心保存了成德写给他的诸多信札。

第十五章 马曹 150

提到侍卫，人们总是想起“御前”、“带刀”之类的浪漫字眼，实际

上所有侍卫都带刀,但绝不是都能在“御前”。普通侍卫又称为“大门侍卫”,大多负责宫门值宿,而成德则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管理御马。或许会有人觉得“马曹”这字眼破坏美好的想象,不过这是事实,而且很可能成德本人也为此感到相当的郁闷。

第十六章 悲歌吴季子 158

营救吴兆骞一事,是成德和顾贞观“生死之交”的见证,也是他侠肝义胆的最佳体现。不过对于纳兰这样有权有势的贵族来说,释放一个流人真的那么了不起吗?只有了解了辛酉科场案的复杂背景,才能理解解救吴兆骞在当时的意义,以及造成的轰动效应。

第十七章 金缕曲 167

要释放一个流放犯,并不是靠明珠或者康熙的一句话就能做到。为了营救吴兆骞,成德花费了五年的时间,更动用了不少关系,终于在康熙二十年让吴兆骞生入榆关。然而让他下定决心来做这件事的,不是名利,仅仅因为他和顾贞观的友情,以及两首催人泪下的《金缕曲》。

第十八章 长漂泊 179

“‘明月照积雪’、‘大江流日夜’、‘中天悬明月’、‘黄河落日圆’,词中境界,可谓千古壮观。求之于词,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……差近之。”能用词这种体裁写出塞上的壮阔和悲凉,是纳兰词与众不同之处。不过与此相伴的,是成德挥之不去的羁旅之愁、离别之苦。常年累月扈从皇帝出巡的生活,让成德忍不住牢骚满腹。

第十九章 河冰跃马 190

从顺治年开始,一伙俄罗斯人流窜到东北边境,不时劫掠当地

居民，成为康熙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心病。等到三藩之乱彻底结束，皇帝不但亲自往东北视察军备，随后更派遣郎谈和彭春带领一小队人马前往侦察“罗刹”们的情况。这次侦察行动是后来恢复雅克萨、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前奏，同时也是成德的武将生涯中、唯一参与过的一次军事行动。

第二十章 旧时明月 200

康熙二十一年，成德一连两次前往东北，因此多次经过了叶赫族曾经的领地——开原北关。一百年前，他的祖先们成为东北最强大的部落之一，并一度成为整个海西女真的盟主。然而明朝末年，努尔哈齐带领的建州女真蓬勃发展，最终击败了叶赫纳兰氏，统一女真各部。故地重游的成德面对断壁残垣，回想当年的“蛮触之争”，心情难以平静，并为此写下不少含义颇深的词句。

第二十一章 西风恶 213

权臣之子、进士出身、文武全才的纳兰，无论怎么想，也应该在仕途上得到一个更高的职位。然而成德却当了八年的侍卫。这不但与他的理想相悖，更耗费了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，使他在学问上也没能更进一步。而官场的黑暗，权力的危险，更让这个洁身自好的年轻人不得不时时警醒、处处当心。在看似风光的八年中，他的意志和抱负不断被消磨，以至于身心疲惫。

第二十二章 梦江南 221

康熙皇帝在位期间曾六下江南。康熙二十三年取道山东，南下金陵，就是其中的第一次。对于喜好汉文化的成德来说，江南的风景人情一直令他心驰神往。虽然南巡队伍在深秋之后才到达江南，成德还是为自己的所见所闻大大地惊喜了一番。留在江南水乡的诗词和文章，也难得地透出欣悦和留恋。

第二十三章 枇杷花下人 232

就在成德南下的时候，顾贞观正带着一名江南女子北上京城，等候成德。她就是沈宛。这个在成德的生命中最后出现的女子，是一位难得的女词人。因为仕途和生活的苦闷，希望葬身柔乡的成德恳请顾贞观为他牵线，将沈宛纳为外室。然而这一次的爱情仍然以悲剧收场。相聚半年之后，沈宛南归，成德辞世。

第二十四章 暮春候 244

康熙二十四年的暮春，已经是落花时节。成德的好友严绳孙告假还乡，前来辞行。那一天他们促膝长谈，说到了很多让成德唏嘘感慨的世情人情。当严绳孙起身告辞时，更感到成德的心中还有一些难言之隐。然而他最终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口占了两首告别的诗。

第二十五章 花未落，人已远 257

五月的夜合花，开得灿烂。淶水亭中，几位好友，一场诗宴。他们讨论词选，谈论成德可能得到的新任命，他们为夜合花赋诗……一切看起来和过去没有两样。那就是成德去世前最后的聚会。他的生命在三十一岁时，骤然终止。

第二十六章 别后 263

只是短短的七天。成德的去世，带给他身边亲友的，不止悲痛，还有震惊。他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又不得不接受。他们不明白究竟是什么，毫无预兆地带走了他年轻的生命。是疾病？是忧伤？还是命运？

第二十七章 冷落池亭 270

顾贞观南归之时，一同参加过夜合花诗宴的吴天章赠诗云：“谷帘泉好曾参谒，夜合花开罢赋诗。金马才名狂客散，斜川风景酒人

知。”念及乙丑五月间事，不无感伤。随着成德的离去，淶水亭雅集终于曲终人散，成为当时人们记忆中的风景。

第二十八章 棟亭夜话 282

如果。如果成德没有过早地离开人世，他将终于何处？是成为名臣，还是成为宿儒？或者，依然郁郁不得志？人们相信，如果天假其年，他至少会留下更多，更了不起的词章。但是没有如果。所有的猜想，只能留下怅惘。“人人争唱饮水词，纳兰心事几曾知？”许多年后，曹寅一语，让人几乎以为如今的所见，也不过是虚妄。

第二十九章 人间何处问多情 292

“鸡头池酒谁能记，淶水亭荒不可寻。”纳兰家在经历了从明珠到瞻岱的几度沉浮之后，终于随着清王朝彻底走向没落，时至今日，甚至连遗迹也难以寻觅了。

楔子 | 弄璋儿

其实你没有做错什么
只是错生了一颗,诗人的心

大清顺治十一年,南明永历八年。甲午。

这一年的十二月,按公历算,已经是 1655 年了。

因为天灾不断,疆圉多故,顺治皇帝不久前省躬自责,大赦天下。然而在这冬底残年,绵延数十年的战火既未熄灭,天下离“太平”两字也依然遥远。大江南北,有许多人都是紧锁着眉头,在等待着这一年的终结。

当定西侯张名振迎着朔风立在船头,身后浩荡相接的舟师正雄视长江两岸时,他的心情其实比冬日的江水更加寒冻。他那双饱经忧患的眼睛,也始终没有看到本应出现在天际的南明水师。

这已是张名振在永历八年第三次率师进入长江,也是他目前所能做到的极限。每一次进军,他的船队都是舳舻相接,金鼓齐鸣,声势

浩大，在大江两岸的清军营垒间掀起恐慌的浪潮。然而无法等到真正的主角登场，这些暖场戏始终显得那么孤寂。

第一次，他登上金山遥祭孝陵，泣下沾衣，留下“十年横海一孤臣”的名诗；第二次他烧毁清廷的盐船数百艘；这一次直抵江宁，但终究只能烧点粮船了事。三次进军除了证明清军在防江部署上仍然脆弱不堪的事实外，竟无法取得任何实绩，张名振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他不知道，自己寄予厚望的这场会师之所以付诸东流，只因为孙可望的一念之差。这位永历朝廷的实权者，在这年五六月间一度希望黄袍加身，直接取代永历帝朱由榔成为抗清政权的统治者。这一举动使得永历朝廷继续南明的传统，再次陷入内斗的噩梦。直接后果便是本该来接应张名振，合师北上的大招讨刘文秀，为了稳定政局，没敢依约发动东征。而业已风雨飘摇的南明政权，则再一次失去恢复大业的良机。

其实顺治十一年战事，在孔有德被逼死桂林，敬谨亲王尼堪战死衡阳后，已陷入清军与明军南北对峙的局面。这对于在短命的弘光、隆武、鲁监国等政权后，立足西南建立起来的永历朝廷来说，无疑是一线曙光。此时如果有一场能开拓局面的战略胜利，历史也许还能改写。

更何况，在那一年可以胜任这个“如果”的还不仅仅是会师长江，攻取江南的计划。

在东南海疆自雄一隅的郑成功，与北边的清廷和西边的永历朝廷虚虚实实地周旋了一年后，最终决定不做任何一方陷阱中的虎豹，只做纵横天际的凤凰。他没有接受清廷的招抚，也不希望受制于永历。

这年冬天郑成功发兵攻打漳、泉，为巩固自己在闽海的地盘而抢